



閱史邈視五卷吾友蠡吾恕谷先生則古昔經世務之所爲作也其於諸史中  
眾人囂囂置論不休者都不濫及而獨措思於其要者切者若兵農諸大政尤  
三致意焉其憂深其識遠其旨約其言文有天下者舉斯編而措之以比隆前  
古之盛有餘裕矣自來汗牛充棟羣言滿家無足復陳也石門吳先生亟稱以  
爲有用之學君子之言信而有徵矣愚受讀浹旬洋洋乎涉之而見其廣且深  
津津乎味之而覺其多且旨也敬識簡端以勸當世之得讀是書者德州愚弟  
孫勸敬書

余每謂天下無無用之學其學而無用者惟佛老二氏與帖括秀才而已蓋空  
談性命則必以事功爲粗迹高語文章則必以綜理爲瑣務自古及今宇宙河  
決魚爛皆坐此病今讀恕谷先生所著閱史邾視五卷實獲我心苟欲澄敍官  
方振興士類以此書爲正鵠可也石門弟吳涵謹跋

# 閱史邈視卷一

蠡縣李堪著

太公告武王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萬世成敗盡此二言矣

伊尹周公德宜有天下者也而屈於太甲成王故殷以天子之禮葬伊尹周以天子之禮祀周公非過分也宜也且周公葬成周而天變葬畢而安此可見天道之公不可得如周公之私情也蓋必欲以臣子自居者伊尹周公之道也而不敢以臣子待之者殷后周王之道也道各自盡而已矣

據尚書風雷之變在公未歿之時乃居東之日

耳故成王迎之今乃以史記爲據云

魯桓公少國人立隱公而奉之後桓長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吁可畏哉君子之心常恕常厚小人之心必險必刻故君子每陰爲小人所害而不



知彼見事之有利也則欲以言啗我見我之有怒於人也則嫁我以起釁君子雖立心有準不聽其辭然未必不以彼爲愛我也或以腹心告之矣卽不然而未必惡之也卽惡之而未必防之也嗟乎禍莫深於此矣我不爲利則彼言者爲利矣我不害人則彼之嫁我者害人矣彼之險刻肯居此貪名耶不畏所害之人知而怨之耶勢必反害人之事而起人之釁以害我故挑我以利者卽加我以害者也嫁我以害人者卽嫁人以害我者也君子如有權焉必斬除此輩無權則婉詞以謝之細心以防之可也

孟嘗君待客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遣使獻遺存問其親戚真一時之雄哉曹孟德詩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三復讀之有餘味矣

于文定公曰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君明樂官

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懼其聾於官也蓋凡人大器者於小事多不精察小事精察者多不能臨大事故晉文駕羊曾子種米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軌在前衡在後夫以數數米鹽之察不可以居大位而况君人者乎然此爲好事瑣小者言耳若夫用兵者必盡曉兵之事而後可以用兵督農者必盡曉農之事而後可以督農至他經濟亦然又不可以不嫻細小爲辭自居於迂疏也田單遇老人涉淄而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單之施於人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堂下有貫珠者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曰汝以爲何如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單有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說鄭小同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入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師疑而鳩之合觀二事可以知人之私語不當聽人之私書不當啓矣然使貫珠者不以聞對則身必死小同以見對或尙可生亦可以得待奸雄之道

矣故隰斯彌不伐樹王羲之臥處大吐其智矣哉

石建奏事上前卽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而禮之此亦獲君之一法也觀漢文召馮唐讓曰公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可以觀矣然職司諫垣者又不可以此爲例

英布奉命歸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悔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蓋布雄傑暴驚可以富貴邀者也故簡於禮以消其暴驚之氣厚以恩以收其雄傑之心若以此待淮陰則大不可築壇具禮拜於上座又是一番作用知此可知高祖之將將矣可知駕御英雄之道矣

淮陰胯下之辱固少年無識亦必淮陰之驕情銳狀有以致之也夫英忽傲大之氣最足以誤事非閱歷不能平非挫折不能降圯下之履市上之胯其磨礪

英雄等耳宜淮陰之既爲楚王而壯之哉然淮陰蒞卒以傲致之則有愧於  
胯下者不尙多歟

班史刑法志曰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  
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漢官儀曰高祖定天下選能引關蹶  
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  
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易祓曰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  
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林駟曰漢  
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  
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  
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  
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南北軍之制也漢調兵之



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年六十五  
衰老乃得免爲庶人就田里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  
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如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  
雇直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以給代者也蘇軾曰漢  
出征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事已則復其初其餘發兵散見於史者有發關  
東輕銳士及郡國三百石吏能騎射者從軍有發殊死罪以下從軍後漢宿衛  
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羽林郎比三百石百  
一十八人此漢之軍制大略可考者如此大抵猶有周秦之遺也遷固不知志  
兵遂使一代戎制無從詳考可慨也哉

漢吏皆言守某治察得其績乃爲眞事亦可法

季孫意如每有所居必葺其牆垣而後行薛宣思省吏職下至財用筆硯皆爲

設方略利用而省費郭有道逆旅居停必灑掃而行岳鵬舉宿兵造食臨行令士滌濯其什器故王五公嘗教我小事克勤謂小事皆有次第節奏然後大事可爲也

漢高擊韓信還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櫬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重之厚之如此士真樂爲死矣

漢高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互九嶷爲長沙諸侯北境周币三垂外接外國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然當時不聞供億之缺至於文帝粟紅貫朽後世版圖一歸天子賦租及於鎡銖而每憂不足可以觀矣可以思矣

所以然者備多

而費  
廣也

周之支費浮於漢以什二三十見之此中有大得失大機括在焉

亦由七國  
以來殺人

多而戶  
口少

漢宣帝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宋儒非之非也張永嘉繼統不繼嗣之說乃千載不易之定論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爲本生父母不問親疏皆齊衰不杖期則雖繼嗣如漢哀帝宋英宗亦當異於諸王致其特尊之典但不可追稱皇耳至光武崛起中興而不追尊南頓更失之矣張文升曰興獻入廟稱宗而竟居武宗之上則不可也

量錯說文帝令民入粟於邊受爵免罪邊食可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則貴粟務農天下安寧上從其言公私皆足此雖非聖王之政若但加以虛爵免其輕罪亦後世蓄積之善術也而今納

粟入監以折色則非昔人本意矣

近則更成弊藪矣然使用以救荒猶爲有實濟

伍被知淮南謀叛之無幸乃不引退卒與其禍是智而不勇者也

賈長沙勸文帝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謙讓未遑復上疏言諸國皆已强大

皇太子所恃者梁王無後惟淮陽代二國耳

文帝三子代

北邊匈奴與强敵爲隣能

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大比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臣之愚

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

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

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此

二世之利也

言文帝及太子嗣位

文帝乃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

四十餘城卒以禦七國之變使當時不從誼言不立梁王吳楚直趨洛陽鉦鼓

震於長安雖有亞夫勝敗正未可知耳嗚呼行誼之次策猶足以定大難若此



則誼不惟漢之鉅儒亦漢之元勳也乃不得與絳灌比功惜哉

平七國之功長沙第一條侯次之

長沙眼界識見高出漢人以上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閒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河決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

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賢哉不亦宜乎而鄭君不名故君尤可嘉焉  
李廣素恨霸陵尉辱拜右北平太守請與俱至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  
振旅撫師以征不服怒形則千里悚威震則萬物伏夫報忿以除害損殘去殺  
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武帝御將蕩佚不  
規常法皆此類所以北掃南平東漸西被也後人尾尾文法何當焉

孔光諫輒削草藁有所薦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  
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不泄如是可  
以法矣

漢官廩祿皆月給之半錢半穀制誠善也

宋梟患涼州寇暴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蓋勳諫以爲不急  
靜難之術徒取笑朝廷果如其言宋明之儒見多與宋梟類陸秀夫於倥偬敗

亡之秋猶曰進大學衍義與陳敗而講老子梁亡而談苦空不同一可笑也哉  
韓信謂漢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者非項王耶爲人暗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  
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慈愛憫人疾病然有功當封爵  
者印刳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耳項王雄伯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  
無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今大  
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  
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取馬援對隗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  
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  
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  
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澤曰如卿言反復勝耶荀彧  
郭嘉謂曹操曰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疆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

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紹寬以寬濟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直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卹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合而觀之帝王英雄成敗得失之機瞭然目中矣



光武既息兵革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有一民真得息肩矣

昆陽之戰勢如壓卵光武謀共拒禦諸將怒各欲分散光武乃笑而起尤來賊攻光武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嗤當此天動地吸之時而談笑應之真人傑也

諸將策立更始劉伯升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宗室相攻議且稱王以號令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從之如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稱帝未晚此千

古圖中興者之所當知也

明末諸藩惟不此之知也故粵與閩浙自闕於穴中而王師得以乘其敝

劉秀擊銅馬吳漢將突騎來會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若是則韓彭之禍奚至焉

朱鮪降光武封爲扶溝侯夫舉大事者不忌小怨光武所言自是大畧耳然司徒之仇當不反兵而鬪者小云乎哉